

## 元正启新话“岁朝”

赵文成

“元正启令节，嘉庆肇自兹。”这是晋代诗人辛宪咏年的诗句。元正亦称“元旦”，是每年的第一天。一年节令时序开启，美好喜庆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到来。因之，普天同庆，天下齐欢。

元正，又称一岁之朝。人们为了庆祝这个岁首之朝，往往或歌以诗，或绘以画等，采取多样的形式表现出对新年的期盼与欢愉。“岁朝图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·孔光传》云：“岁之朝，曰三朝”。颜师古注：“年之朝，月之朝，日之朝，故曰三朝。”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春节便被称为“岁朝”。“岁朝图”（或称“岁时清供图”）或已产生。它通常以静物为素材，配以贺岁的诗词，通过画中物品名称的谐音、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，以祈求新年好运，春意盎然，让奔波一年的人们，感到亲切温暖、欢慰欣悦。

据有关文献载，“岁朝图”始于唐代，至两宋，在宫廷中正式兴起。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赵佶，每逢春节将临，便命画院的丹青妙手描绘冬季不能见到的花卉禽鸟，陈列在宫中以增添岁朝的喜庆气氛。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幅“岁朝图”应是北宋赵昌所作的《岁朝图》，该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统而观之，此图画面巨大，花团锦簇，铺天盖地、不留边隙地铺排，使之显得典丽浓郁，灿若云锦。适逢花开，恰临新岁，细审此图，画心一座空灵通透的湖石，右傍一石亭亭如笋，四周或以雅洁的梅花、红艳的山茶、清雅的水仙和美艳的长春花为素材，以朱砂、白粉、胭脂、石绿为基调，广施铺陈，巧饰取舍，从而使此图繁而不乱，色彩和谐美艳。这种铺排有序的安排，让画面展现出如蛰伏在四九寒天里的勃勃生机，透露着春天的讯息。这种意境富于清逸之诗趣，醇厚而有余韵，正是这幅画作流传千载而令人回味的审美所在。

画家赵昌以擅绘闻名，他长于写生，擅画花果，多作折枝花、兼工草虫，注重对景写

生。宋人范镇《东斋记事》：赵昌“每晨露下时，绕栏槛谛玩，手中调色彩写之”。又自号“写生赵昌”。

由此可见，从宋元始“岁朝图”就已是岁末年初文人雅士应景的题材，从宫廷到民间莫不如此。其后，诸如明宪宗朱见深的《岁朝佳兆图》以及民间或以“钟道迎福”“百（柏）事（柿）如意”之类为题材的吉祥寓意图等，无不如此。同朝传诸后世的还有仇英的《岁朝图》。陈洪绶的《清供图》瓶中插梅，花绽新蕊，玉兰轻舒，素雅中带着清冷，虽佐以山茶牡丹，仍是“几点寒英，用尽东风力”，给人以新岁明艳清新之感。其后的任伯年、蒋廷锡、吴昌硕等无不喜作《岁朝图》。

在民间，“岁朝图”同样以年画的形式出现在百姓的新年庆典中。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乾隆年间以苏州桃花坞画家蔡卫源绘制的《岁朝图》为粉本，木版刻印的“姑苏版”年画《岁朝图》。这是一幅承前启后、能够反映清朝中期画院画风的年画作品之一，描绘的是一处高门大第的庭院，亭台、楼阁、水榭以及新年清晨人们欢娱的活动场景；远景是披雪的山脉，近景是爆竹点火的孩童与折梅的仕女。全图是以西湖孤山附近的行宫为背景而创作的。关于画家蔡卫源，传不详，仅在该作品中记有其名。此画在构图上受到南宋和明代院体画的影响，画面中树石、仕女、童子吸取了宋元以来花鸟人物的传统；同时，又受到西洋“泰西画法”的影响，采用了焦点透视和固有的中国散点透视相结合来表现建筑，其比例大体相称，层次丰富，纵深感强。这两种表现形式结合起来，既典雅工细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视角。画面上的诗文题跋，写出了春节的热闹祥和：“梅雪争春斗渐开，炮声催转岁朝来。红炉围座麟儿嬉，老翁携杖步琼台。”

醇厚

的节令民俗审美，令人心驰神往。“岁朝图”的题材，正是元正节令的一种审美注脚。从“岁朝图”的绘画题材看，大概可以分为三类：一为花鸟奇石，一为人物图绘，另有岁时年景。其花鸟奇石类，常以瓶花为核心，点缀些许器物、仙花、瑞草、嘉果、奇石、文字吉语、古砖文玩等。这些花草果蔬，无不有着吉祥如意、梅花象征着报喜，牡丹寓意富贵，瓶中荔枝意味着平安吉利，祥和欢喜。人物图绘类则是借助于神祇，悬挂钟馗、祖先等，祈祀驱邪降福。岁时年景类则主要描绘人们新年的欢乐场景。

关于“岁朝图”岁首之庆，今人汪曾祺曾有评说。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：“曾见一幅旧画：一间茅屋，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，内插梅花一枝，正要放到桌案，画上题曰：‘山家除夕无它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。’这才是真正的‘岁朝清供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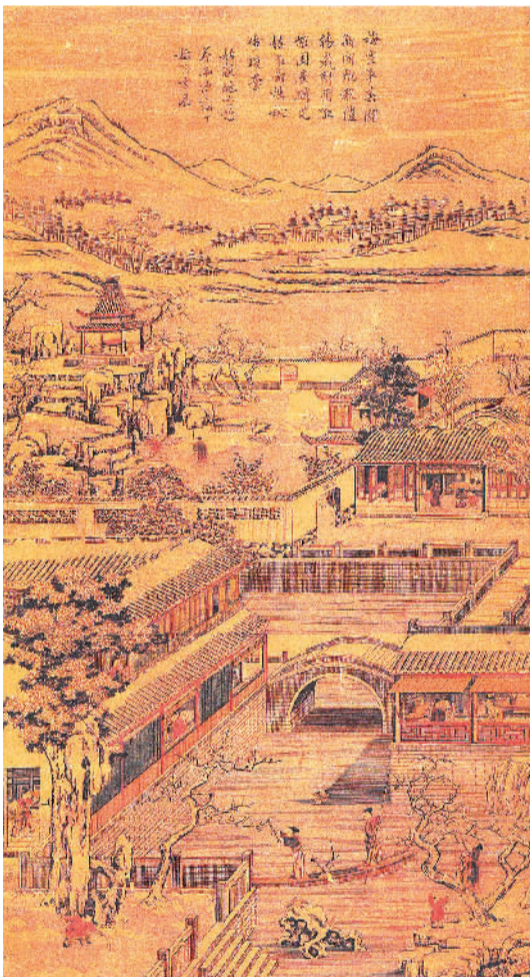
画作的背后，体现的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品位。唯有尊重自然，顺应规律，回归质朴，才能撷取大自然最美的春意。岁朝清供，其灵魂就在一个“清”字。

传统的节日风俗，包含着人们对生命的自我关爱，为生命的延续赋予了诸多新意。闲话“岁朝清供”，为历史存照，为文化拂尘，为中华传统文化扬辉，无疑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之乐事，我们身在其中，乐其其乐哉！

（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）



▲ 岁朝佳兆图 朱见深（明）



▲ 清代“姑苏版”年画《岁朝图》



▲ 岁朝图 齐白石



▲ 春节临近，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街头，工人在悬挂红灯笼，喜迎佳节。  
新华社发（高宏善摄）

春节将至，有一种颜色，饱含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、对家乡的思念、对未来的期许，逐渐成为春节这一特殊时空的主色调：街道巷陌里的红灯笼、红对联，人们穿在身上的红棉衣，孩童手中的大红包……这便是那一抹鲜亮的红色，常常被称之为“中国红”。

在这阖家团圆的时间节点，红色不仅是视觉里

## 看，那一抹鲜亮的红色

陈彦青

的美好存在，也成为幸福和欢乐的代表。如果乡愁有颜色，想必在很多中国人、华人心中，这个色彩会是中国红吧。

那么，中国红是怎样的色彩？是太阳初升的色彩？是故宫红墙的色彩？是朱衣、绛纱、朱户、丹陛的色彩？还是被称之为赤色、朱砂、丹腹、纁、朱红、绯红、茜红、胭脂、赭红、真红、石榴红、櫻桃红、珊瑚红、梅红、美人霁、豇豆红、福色、银红、醉红、晚霞红、鲜红、深红、胭脂水的红色？是的，它们都是。中国红不是一种单一色相，而是一个整体色系，是一种整体视觉感知的统称。这些或深或浅、或明或暗、或入紫或出黄的红，都是中国红。

中国人对红色的热爱近乎是全方位的。在汉文化圈中，红色是最为重要的色彩应用之一。中国与红色的关系由来已久，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借战国邹衍的话，将古代中国称之为“赤县神州”。所谓赤县神州

中被诗意地展开。从先秦时代的周朝到汉朝，再到中华古代文明昌盛发达的两宋时期，还有大航海时代的明朝，在这些朝代中，国家最为重要的色彩及象征色彩都是红色。比如在汉朝，汉朝服色主要用赤，汉高祖刘邦自称赤帝子。

在古代，红色还与个人成功有着重要关联。《诗经》中“载玄载黄，我朱孔阳，为公子裳”的描述，就体现了人们对红色的推崇。从汉朝开始的绛纱袍，到唐宋之后高级官员的绯色衣，红色都与荣誉、富足、丰盈等寓意直接关联，也因此成为人们追求个人成功的动力之色，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喜庆之色，成为体现中国人梦想、美好、祝愿与幸福的颜色。

春节之红，是“礼”，是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色彩应用在重要时间节点的典型表现。那些红灯笼、红对联、红色、红烛、红窗花，年复一年地强调着中国人的生活仪式，传递着文化的温度。

中国生肖文化源远流长、熠熠生辉。近年来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舒勇创作了牛年《犇腾》、虎年《五虎（福）大将》等以生肖为主题的系列国画作品，受到大众青睐。在2023癸卯兔年来临之际，他又挥毫泼墨，推出了一批《“兔”飞猛进》主题系列国画作品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这批作品不仅立意高远、紧跟时代，而且笔法精妙、意趣横生，体现了画家对“家”与“国”、艺术与生活、工笔与写意、脑力与笔力、“修行”与“远行”等问题的思考，富于情思和哲理，体现了艺术家的“艺术哲学”。

“家”与“国”的相通

家是小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，自有境界，自成高格。舒勇兔年生肖国画，表面上是对生蹦活跳、形态各异的兔子画面的呈现，实际包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。一方面，千家万户都好，国家才能好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兔往往被视为祥瑞之物。我国自古就有“嫦娥奔月，遇（玉）兔呈祥”的传说。这批生肖作品，无论福兔、祥兔、吉兔、灵兔，都展现了“玉兔毫光生紫气”的祥瑞气象，表达了万家团圆的新年祝福，寄托着对生肖兔年宏“兔”大展、前“兔”似锦的期待，反映了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另一方面，国家好，大家才能好。这批作品寓意祝福新的一年万象更新，人民吉祥，国家安泰，繁荣昌盛。另外，作品用兔子谐音“吐子”，象征百子呈祥，也是对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表达。这些都使得这批作品获得了一种精神的高度。

艺术与生活的互动

艺术源于生活，也要介入生活。艺术尽可以放飞想象，但艺术家一定要脚踏生活的大地。齐白石曾饲养几只黑白兔子，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，揣摩它们的动作习惯，才把兔子画得如此传神。舒勇这批作品里的兔子，或白或黑或红，或立或行或坐，或瘦或苗条，或肥或富态，或憨态可掬，或古灵精怪，或卖萌乖巧，或媚态妖娆，形形色色，姿态不一，无不散发着生活的气息，是对生活中活灵活现的兔子的生动画像。同时，源于生活的艺术，又要回归生活。生活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生活。舒勇这批作品，以夸张的手法来表现，更具时代感，贴近现实生活。当人们看到这些兔子时，能够引起情感共鸣，从中感受到可爱、诙谐、幽默。兔子的形象由此成为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载体。作品给人的不仅是传统水墨的感觉，也有现代审美艺术在其中。这也是艺术影响生活、滋养大众审美情趣的功能体现。

工笔与写意的交融

兔年生肖画属于中国画中花鸟画的一类。中国画历来强调形神兼备，太像则匠，不像则妄，要在“似与不似”之间。舒勇兔年生肖画讲究在“似与不似”之间维持平衡。从“似”来看，这批作品在“形似”上下功夫，师法自然，把兔子画得惟妙惟肖、栩栩如生，特别是通过带有工笔成分的描绘，把兔子眼睛神态和光泽，用颜色渲染出来，别具风味。从“不似”来看，这批作品在“神似”上求效果，从所谓的“画必似之”跳出来，采用抽象表现主义和大写意结合的方法，力争笔墨传神，做到“不似之似”。比如，有时兔子只画一只眼睛，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。通过这种空间和留白，体现了中国画的简约对比；而直接的泼洒，加之对色彩的对比，通过墨色色彩的碰撞和水的晕染，使兔毛得到很好的表现。这种大写意的创作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却意蕴深邃，笔随意到，传递着一种神韵、灵动、生气，尺幅寸缣，却意象千里。

脑力与笔力的转换

绘画是一项脑力劳动，也是一种笔下功夫。古人说：“胸中藏丘壑，下笔如有神。”强脑力，就要“中得心源”，打好“腹稿”，把自然的表象世界转化成艺术家的心灵世界。舒勇绘画前反复揣摩、思考兔子的形象和神态，明确创作思路，努力把“眼里之兔”转化为“心中之兔”。他说：“感觉我的大脑就是一个处理的机器，把兔子的形象经过大脑处理之后，再通过墨和色输出，这里面还是一个过滤和精简提炼的过程。”练笔力，就要点墨成金，通过笔墨技法的创新，增强下笔成画、妙笔生花的能力，形成艺术家笔下鬼斧神工的大千世界。为了把“心中之兔”转化为“笔下之兔”，舒勇总是先理清笔路再下笔，一旦下笔就毫不犹豫，非常果断干脆，争取一笔或者多笔完成，力求不多一笔，也不少一笔，做到一气呵成。

“修行”与“远行”的合一

艺术是一场修行，也是一场远行，是一个艰苦磨练、玉汝于成的过程。在画这批兔子的时候，舒勇感觉是在修行，在挑战自己的极限，经常画不了几张就有好几张废品。如果画好了，心情舒畅，浑身通透；如果画得不好，就感觉浑身不自在。这种矛盾、纠结的心理到了极致，就是创作体验上的两极分化。同时，舒勇感觉创作也是在远行，不能一蹴而就，极其考验艺术家的基本功和造型能力以及对色彩模块的处理能力。为此，他经常画一段停一段，以不断积蓄灵感和力量，积蓄一种对笔墨的感觉。反之，如果画得太久了，就容易疲惫，甚至麻木；一旦麻木形成惯性，就容易让作品油滑，失去灵性。只有这样，创作才能达到从不自由逐渐走向自由的境界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秘书长）



▲ 舒勇《“兔”飞猛进》主题系列国画作品之一